



殊域周咨錄卷之九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王三汲仝校正

蘇門答刺

蘇門答刺國古大食國也在占城之西洋中南接
日連所居賓童龍國東北近雪山葱嶺皆佛境西
北與大秦相鄰爲其屬宋初與占城通貢南又抵
宋淳化四年廣州番長以書招諭舶主蒲希密遂

至南海以老病不能詣闕乃以方物來獻其表有
曰涉歷龍王之宮瞻望天帝之境庶尊玄化以慰
宿心今則雖屆五年之城猶賒雙鳳之闕自是廣
州至今多蒲姓者皆其裔也後與賓童龍國使來
朝貢熙寧中其使辛押拖羅請進銀錢助脩廣州
城不納後又分部領爲勿斯離弼琶羅勿跋等國
復并名爲湏文達那

本朝洪武間遣使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改名蘇門
答刺 永樂三年酋長宰奴里阿必丁隨中使尹

慶入貢封爲蘇門答刺國王給與印誥 五年嗣
王鎖丹罕阿必鎮遣使阿里入貢時中官鄭和偕
行人奉使西洋諸番賞賜其主貿易珍物統軍二
萬七千餘海船四十過其國其臣蘇幹刺專國欲
弑國主自立怨朝賜不及已領衆數萬邀擊官軍
和與戰敗之蘇幹刺走追至喃淳國并其妻子獲
之獻於行在論以大逆不道伏誅番夷聞之震慄
按別誌永樂五年國王與花面王戰敗中矢死
子弱不能復讐其妻發憤令於國曰能復此讐

者我以為夫與共國事有漁翁聞之率衆攻殺
花面主王妻遂從漁翁永樂七年漁翁王來貢
上喜厚賜之十年遣使至其國故王假子率部衆殺
漁翁王其子蘇幹刺率衆奔於哨山時時相侵
欲復讐十一年太監鄭和擒假子送京伏法漁
翁王子感激貢方物甚夥花面王者即那孤兒
王也國小僅比大村祇千餘家人皆釐面以故
號花面風俗語言類蘇門答刺其事與此稍異
姑附記之

宣德六年其國來進馬場王錦二段紗羅各四疋
綉十三疋妃文綺紗羅有差 九年國王復來貢
馬回賜綵段二十表裏以後俱照此例正使賞綵
段五表裏并其妻及頭目通事各賞有差 十年
請封其子為王 正統十年天順三年皆來貢
成化二十二年番人馬力麻者為海商詭稱蘇門
答刺使臣私通販易市舶中官常眷利其貨不究
問之廣東布政使陳選發其奸抵罪自後其國間
一朝貢 其俗男女髮繫紅布國主軀幹脩長一

日之間必三變色或黑或赤每歲殺十餘人取自
然血浴之謂能厭邪四時不生疾疢故民皆畏服
焉民網魚為生獨木刻舟朝則張帆出海暮則回
田瘠少收胡椒蔓生延蔓附樹枝葉如扁豆花開
紅白結椒纍垂番秤一播苛抵我官秤三百二十
斤價銀錢二十箇重銀六兩其瓜茄一種五年結
小耳種橘柚酸甜之果常花常結有瓜一種皮若
荔枝未剖之時甚臭既剖味如酥油香甜可口又
產鶴頂錫斗蘇木闊布大茄樹高丈餘經三四年
不瘁子大如西瓜重

十餘斤以
梯摘之

煮海為鹽釀茭樟子為酒貨用青白磁

噐銅鐵爪哇布色絹之屬其西去一晝夜城有龍
涎嶼獨峙南巫里洋之內浮灩海面波激雲騰每
至春間群龍交戲於上而潰涎沫洋水則國大駕
獨木舟伺龍出沒隨而採之或風波則人俱下海
一手附舟旁一手揖水而得至岸其涎初若脂膠
黑黃色頗有魚腥氣久則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刺
出如斗大焚之清香可愛名曰龍涎其品有三浮
水者為上漆
沙次之魚
食為下每香一斤直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校

准中國銅其貢馬犀牛龍涎撒哈刺梭眼寶石木
錫九千文
香丁香降真香沉速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番
弓石青回回青硫黃自滿刺加國順風九晝夜可
至其道亦由廣東

錫蘭

錫蘭國古狼牙須也在西洋與柯枝國對峙以別
羅里爲界自蘇門答刺順風十二晝夜可至其國
占城極西可望見馬番語謂高山爲錫蘭因名前
代不通中國或曰狼牙須梁時通焉

本朝永樂七年中使鄭和偕行人泛海至其國賚金
銀供噐綵粧織金寶幡布施於其寺賞賜國主亞
烈苦柰兒詔諭之國主貪暴不輯睦隣國數邀劫
往來使臣諸番皆苦之和等登岸至其國國主驕
倨不恭令予納款索金寶不與潛謀發兵數萬劫
和舟而先伐木拒險絕和歸路和覺之擁衆回舟
路已阻塞和與其下謀曰賊衆旣出國中必虛且
謂我軍孤怯無能爲如出其不意可以得志乃率
所從兵二千夜半聞道啣枚疾走抵城下約聞砲

則奮擊入其城生擒亞烈苦柰兒 九年歸獻闕
下

上命禮部擇其支屬賢者更立之禮部詢於所俘國
人舉耶巴乃那賢 十年遣使賫 詔印往封之
詔曰朕統承

先皇帝鴻業撫馭華夷嘉有萬方同臻至治錫蘭國
亞烈苦柰兒近處海島素蓄禍心毒害下人結怨
鄰境朕嘗遣使詔諭番國至錫蘭其亞烈苦柰兒
敢違天道傲慢弗恭逞其兇逆謀殺朝使天厭其

惡端被擒俘朕念國中軍民皆朕赤子命簡賢能
爲之統屬爾耶巴乃那修德好善爲衆所推今特
封爾爲錫蘭國王嗚呼惟誠敬可以立身惟仁厚
可以撫衆惟忠可以事上惟信可以睦鄰爾其欽
承朕命永崇天道無怠無驕暨子孫世享無疆之
福欽哉時群臣皆請誅亞烈苦柰兒

上曰蠻夷禽獸耳不足誅遂赦之亦遣歸時國人立
不刺葛麻巴思刺查爲王詔諭使遜位 十四年
王遣使偕占城爪哇諸國貢馬及犀象方物中官

鄭和等賚勅及錦綺紗羅絲絹等物偕往賜各國
王 宣德八年入貢賜文綺國王十八死王妃八
死紗國王與妃各四死正使副使給賞有差詔使
臣以下自進物俱給與價 正統十年貢珠石寶
石天順三年王卒其子葛力生夏刺昔利把交把
惹遣使貢自後貢使亦間至 其國在大海中有
翠藍山最高大叅天山頂產有青美藍石黃鴉鶻
石青紅寶石每遇大雨衝流山下沙中拾取之其
海旁有珠簾沙或云珠池日映光常以網取螺蚌
浮起閃閃射人

傾入池中作爛淘珠貨之自山東南乘風可三日
至赤外塢塢人穴居男女皆裸若野獸不粒食食
芭蕉子波羅蜜魚蝦又西海行可十日至佛堂山
海邊有一盤石上印足跡長三尺許常有水不乾
稱爲先世釋迦佛從翠藍嶼乘登此山足躡其迹
至今尚存故名佛堂山盤石下有卧佛寺稱爲釋
迦佛濕槃真身側卧在寺亦有舍利子在其寢處
寶飾極華麗又西北陸行五十里至王居王尚釋
重象牛煨牛糞灰塗体飲牛乳不食其肉殺牛者

罪死王宮民居旦必調牛糞塗地而禮佛民上裸
下纏帨加壓腰去鬚毫留髮布纏之女椎髻於後
下蒙白布飲食不令人見氣候常熱米穀豐足地
廣人稠俗富饒亞於爪哇齊龍涎香乳香貨用金
錢銅錢青花白磁器色段色絹之屬其道由廣東
至京

蘇祿

蘇祿國與淳泥瑣里相近其國分爲東西別有一
洞共三洞王俱不相統屬或云東王爲尊西洞別

洞二王副之

本朝永樂十五年東國王巴都葛叭荅刺西國王巴
都葛叭蘇哩別洞王叭都葛叭刺卜各率其妻子
酋長來朝貢珍珠玳瑁諸物賜國主紗帽金鑲玉
帶金蟒衣衾褥器皿鋪陳賜王妃冠服文綺紗羅
等物王子女姻戚酋長使女給賞有差詔貨物俱
給價免抽分東王歸次德州卒

上遣禮部郎中陳士啓祭以文曰惟王聰慧明達賦
性溫厚敬天之道誠事知幾不憚數萬里率其眷

屬及陪臣國人歷涉海道忠順之心可謂至矣茲特厚加賞賚錫以恩誥封以王爵俾爾身家榮顯福爾一國之人近命還國何其嬰疾遽焉殞逝計昔來聞不勝痛悼今特賜爾謚曰恭定仍命爾子承爾王爵率其眷屬回還於戲死生者人理之常爾享榮祿於生前垂福慶於後嗣身雖死歿而賢德令名昭播後世與天地相為悠久雖死猶生復何憾焉茲用遣人祭以牲醴九泉有知尚克享之又命有司營葬為文樹碑基道文曰王者之治天

下一視同仁聲教所被無思不服故曰明王慎德四夷咸服蓋有不待威而從不假力而致者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誕膺天命統御萬方深仁厚德薰蒸動徹近者既悅遠者必來莫不歡忻鼓舞於日月照臨之下猗歟盛哉肆朕續承大統君主華夷繼志述事惟恐弗逮勞來綏懷每殫厥心而戎狄之君蠻夷之長越大小庶邦亦罔不來廷朕悉以禮接之乃者蘇祿國東王巴都噶叭塔喇邈居海嶠心慕朝廷率躬眷屬及其國人航漲海泛

鯨波不憚數萬里之遙執玉帛捧金表來朝京師
其恭順之誠愛戴之意藹然見於辭表可謂聰明
特達超出等倫者矣朕特加宴賞賜以印章封以
王爵送至還國道經德州竟以疾薨實未樂十五
年九月十三日也訃聞朕不勝悼痛遣官諭祭賜
謚恭定仍命有司爲塋葬事以是年十月三日葬
於州城之北命其子都麻合襲爵率其屬而還禮
官以喪事告請樹碑垂示於後朕惟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代天出治

君臣之序立五典之教備內外之分明生人之大
慶實在於斯故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
非王臣今王慕義而來誠貫金石不謂嬰疾遽殞
厥身其忠義不可泯故用紀其實以詔後世於戲
人孰無死若王光榮被其國家慶澤流於後人名
聲昭於史冊末世而不磨可謂得其所歸矣使其
區區居海嶠之間一旦殞歿身與名俱滅豈不惜
哉王雖薨逝蓋有不隨死而亡者此誠大丈夫矣
乃錫之銘曰 覆載之內庶類寔蕃天生聖神主

宰其間禮樂教化達於四夷包含偏覆恩布德施
敬恭玉帛朝於明堂無有遠近山梯海航粵自古
昔與今斯同蘇祿之君慕義嚮風携其室家暨其
老倪汎彼鯨波萬里而至拜舞婀娜列辭摠誠感
恩效順特達聰明眷惟賢哲錫賚是加金章赤綬
開國成家秋風載塗浩然長驅神遊逍遙風馬雲
車平原之岡佳城蒼蒼永固厥封千載之藏顯顯
令聞垂於無極後之來者視此貞石
上命留其妃妾及僮從十人守墓令畢三年還國

使封其長子都麻合爲蘇祿國東王

知州甯和蘇祿王墳詩曰花謝紅香颺曲溪藤
枝深護小堂低春風細草埋翁仲夜雨空梁落
燕泥萬里海天愁思迥百年蘇祿夢魂迷多情
惟有芳林鳥不爲淒涼依舊啼

十九年復來貢方物自後亦不常至間一來王云
貢道由廣東其俗山涂田瘠間種粟麥民食沙糊
魚蝦螺蛤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布爲業氣候
半熱男女短髮纏皂縵其山曰石崎以此爲侍障其產

竹布玳瑁珍珠色可照而圓者蔗其貢梅花腦米腦
竹布綿玳瑁降香蘇木胡椒華菱黃臘番錫

麻刺

麻刺國前代無考

本朝永樂中國主哇來頓本率其臣來朝至福州卒
詔謚康靖

按當時之夷沒塗於中國者如淳泥蘇祿麻刺
共三人焉非我

朝德威遠被鳥能使海外遐首傾心殞身如此哉

勅塗閩縣令有司歲時祭之 十三年又遣使獻
麒麟禮部尚書呂震奏麻林國進麒麟將至請於
至日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往者翰林院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欲上
表進賀朕則許之麒麟有無何所損益其已之儒
臣金幼孜瑞應贊曰臣聞麒麟天下之大瑞也帝
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麒麟見
又云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不愛其情則麒麟見
又云王者德洞淪冥化及群動則麒麟見是則麟

之出必聖人在位當天下文明之日固不可以幸而數致也欽惟

聖天子嗣大歷服法 天圖治勵精宵旰致理萬機仁聲義聞洽於遠邇德教覃被民物和會四方萬國靡不歸戴於是 天鑒 聖德景貺屢臻而十有七年之間諸福之物紛員克牝史不絕書乃永樂甲午秋九月西南夷有曰榜葛刺國以麒麟貢明年乙未秋九月有曰麻林國以麒麟貢今年秋復有曰阿丹國以麒麟貢五六年間麒麟允三至

京師烜赫昭彰震耀中外誠千萬世之嘉遇而大平之 上瑞也昔者黃帝道隆德盛麟僅出於囿周南雖托諸歌詠而未覩其真降及漢唐廖廖無聞今

聖天子德協重華功高曠古厚澤深仁涵浸無間而茲麟之祥屢見而不已蓋 上天以是彰顯

聖德爲王化之大成誠宗社生民萬世無疆之慶也臣忝列禁林日覩嘉禎不勝榮幸用述爲贊以傳之久遠謹拜手稽首以獻贊曰猗歟仁獸異狀奇

形二儀胚暉玄枵降精龍顙聳拔肉角挺生紫毛
白理龜紋縱橫其質濯濯其儀彬彬有趾弗踀惟
仁是遵有角弗觸惟義之循步中規矩音協韶鈞
生草不踐生物不餐四時乘化具鳴弗愆是名麒
麟出應於天待時而至弗後弗先萬里來賓載馮
載馳瑤光燭霄卿雲下垂 重瞳屢顧衆抃以嬉
大開明堂坐以納之於惟我

皇法 天圖治聲教流行東漸西被無幽弗燭無遠
弗暨川匯雲奔稽首奉贄爰集大瑞後先駢臻何

以致之惟 皇之仁惟 皇之仁洽於八垠極天
際地罔不尊親惟 皇謙恭弗自爲聖匪物之珍
協於仁政惟 皇奉天丕 顯大命 聖壽萬年
四方之慶

按是年榜葛刺國獻麒麟禮部請上表賀

上曰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理以惠天下天下既安
雖無麒麟不害爲治其免賀又陝西獻玄兔曹
縣獻騶虞皆禁不賀

聖人不貴異物之盛德猗歟休哉

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東連大山西傍海國中土
厚宜耕種人質直狀貌偉碩喜作佛事常歌舞惡
殺前代無考自古里國十晝夜可至其國傍海地
無草木牛年駝馬皆食海魚乾

本朝永樂初遣使朝貢七年中官鄭和往賜其國首
長感慕 天恩躬獻方物及駝雞儒臣金幼孜作
賦曰永樂己亥秋八月旦吉西南之國有以異禽
來獻者稽往牒而莫徵考載籍而難辨 皇帝御

奉天門特以頒示群臣莫不引領快觀頓足駭愕
以爲希世之罕聞中國所未見其爲狀也駝首鳳
冢鶴頸鳧臆蒼距矯攫修尾酋率雄姿逸態鷲武
且力衝不逾咫高可八尺名曰駝雞生彼番國想
其質胞火德體孕陽精目含碧而星耀頂凝紫而
雲蒸鬚凌風以聳拔翼摩空而崢嶸冠峩峩以高
翥聲膠膠而振騰豈羽毛之同族寔異狀而殊形
感

聖德之遠被將獻琛於 天庭爾其分重譯辭海陬

貯以雕籠載以長舟風馭指以前路川石導以安
流鷗鵬相參以迴翔精衛從之而夷猶駭天吳兮
走列缺攝蒼螭兮奔素虬晞晨光於暘谷弄夕景
於瀛洲倏忽萬里達於九重闊步長趨氣凌大
空性寔馴狎貌甚雍容昂首拂青雲鼓翼生長風
山雞野雉不敢敵青鸞紫鳳同翱翔食以玄圃之
金粟飲以瑤池之瓊漿頌依托之得所何遭遇之
非常繁

聖王之宵旰正圖治之未遑法勤勵於湯禹倣至德

於虞唐念司農之作勞冀警怠而弗忘取耽翫於
遠物有一息之怠荒惟雨暘之順序洎民物之阜
昌暢至仁於六合躋四海於壽康斯宸衷之拳切
而

聖心之所望臣目覩於盛美愧陳詞之弗臧頌

聖壽於萬年同地久而天長自後不常至風俗頗淳
壘石爲城酋長深居練兵畜馬田瘠麥廣穀少民
富饒山連五色皆是鹽也鑿之鍤爲盤碟碗噐之
類食物就用而不加鹽矣壘石爲屋有三四層者

其厨厠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髮穿長衫
善弓矢騎射女子編髮四垂黃漆其頂出則布幔
兜頭面用青紅紗布以蔽之兩耳輪周掛絡索金
錢數枚以青石磨水收點眼眶唇臉花紋以為美
飾頂掛寶石珍珠珊瑚紉為纓絡臂腕腿足皆金
銀鐲此富人也行使金銀錢產有珍珠寶石金珀
龍涎香撒哈刺梭腹絨毯又產大馬西洋布獅子
駝雞昂首高福祿似駝花靈羊尾大者重二十餘斤行則以車載尾可七尺長角馬哈獸通身長貨用金銀青花磁器五色段絹

木香胡椒之屬

佛郎機附

別有番國佛郎機者前代不通中國或云此喃勃
利國之更名也古有狼徐鬼國分為二洲皆能食
人爪哇之先鬼啖人肉佛郎機國與相對其人好
食小兒然惟國主得食臣僚以下不能得也

其法以巨鑊煎水成沸湯以鐵籠盛小兒置之
鑊上蒸之出汗汗盡乃取出用鐵刷刷去苦皮
其兒猶活乃殺而剖其腹去腸胃蒸食之

本朝正德十四年佛郎機大酋弒其國主遣必加冊
末等三十人入貢請封有火者亞三本華人也從
役彼國久至南京性頗黠慧時

武宗南巡江彬用事導亞三謁

上喜而留之隨至北京入四夷館不行跪禮且詐稱
滿刺加國使臣朝見欲位諸夷上主事梁焯執問
杖之其舶住廣州澳口布政使吳廷舉聞於朝
尋檢無會典舊例不行遂退舶東莞南頭蓋屋樹
柵恃火銃以自固每發銃聲如雷潛出買十餘歲

小兒食之每一兒予金錢百

舶夷初至行使
金錢後方覺之廣之

悉少掠小兒競趨之所食無筭居二三年兒被掠
益衆適回回人寫亦虎仙以貢獻事誣陷甘肅文
武大臣亞三與虎仙皆恃彬勢或馳馬於市或享
大官之饌於刑部或從乘輿而餽珍膳享於會同
館或同僕臣卧起而大臣被誣者皆以桎梏幽囚
意頗輕侮朝官焯每以法繩約之二夷人相謂曰
天顏可即主事乃顧不可即耶彬聞之謂焯凌雲駕
下人員將奏治適

武宗晏駕

皇太后懿旨誅彬又滿刺加王訴佛郎機奪國仇殺
於是御史丘道隆何鏊言其悖逆稱雄逐其國王
掠食小兒殘暴慘害遺禍廣人漸不可長宜即驅
逐出境所造垣屋盡行拆毀重加究治工匠及買
賣人等坐以私通外夷之罪詔悉從之誅其首惡
火者亞三等馮亦虎仙命撫按檄倭官軍逐餘
黨醜類歸去海道憲劄汪欽率兵至猶據險逆戰
以銳擊敗我軍或獻計使善泅者繫沉其舟乃悉

擒之初佛郎機番船用挾板長十丈闊三尺兩旁
架櫓四十餘枝周圍置銃三十四個船底尖兩面
平不畏風浪人立之處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
二百人撐駕櫓多人衆雖無風可以疾走各銃舉
發彈落如雨所向無敵號蜈蚣船其銃管用銅鑄
造大者一千餘斤中者五百餘斤小者一百五十
斤每銃一管用提銃四把大小量銃管以鐵爲之
銃彈內用鐵外用鉛大者八斤其火藥製法與中
國異其銃一舉放遠可去百餘丈木石犯之皆碎

有東莞縣白沙巡檢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
機船見有中國人楊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國備
知造船鑄銃及製火藥之法鉉令何儒密遣人到
彼以賣酒米爲由潛與楊三等通話諭令向化重
加賞賚彼遂樂從約定其夜何儒密駕小船接引
到岸研審是實遂令如式製造鉉舉兵驅逐亦用
此銃取捷奪獲伊銃大小二十餘管嘉靖二年鉉
後爲冢宰奏稱佛郎機兇狠無狀惟恃此銃與此
船耳銃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

虜守城最爲便利請頒其式於各邊製造禦虜
上從之至今邊上頗賴其用

月山叢談云佛郎機與爪哇國用銃形製俱同
但佛郎機銃大爪哇銃小耳國人用之甚精小
可擊雀中國人用之稍不戒則擊去數指或斷
一掌一臂銃製須長若短則去不遠孔須圓滑
若有歪邪澁礙則彈發不正惟東莞人造之與
番制同餘造者往往短而無用鉉入宰吏部值
北虜吉囊入寇請頒佛郎機銃於北邊凡城鎮

伊良村 三十一
關隘皆用此以禦寇然鋹奏語頗煩兵部郎中
吳縉見而笑之鋹怒黜知銅仁府或戲縉曰君
被一佛郎機打到銅仁府

仍詔佛郎機人不得進貢并禁各國海商亦不許
通市由是番舶皆不至競趨福建漳州兩廣公私
匱乏 嘉靖中巡撫都御史林富上疏曰臣惟巡
撫之職莫先於爲民興利而除害凡上有益於
朝廷下有益於生人者利也上有損於 朝廷下有
損於生人者害也今以除害爲民并一切之利禁

絕之使軍國無所資且失遠人之心則廣東之廢
市舶是也謹按 皇明祖訓安南真臘暹羅占城

蘇門答刺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齊淳泥諸國
俱許朝貢惟內帶行商多設譎詐則暫却之其後
亦復通又 大明會典內安南滿刺加諸國來朝
貢者使回俱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所以送迎往
來者實欲懋遷有無柔遠人而宣威德也正德間
因佛郎機夷人至廣獷悍不道奏聞於 朝行令
驅逐出境自是安南滿刺加諸番舶有司盡行阻

絕皆往福建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行商於是利
歸於閩而廣之市井皆蕭然也夫佛郎機素不通
中國驅而絕之宜也

祖訓會典所載諸國素恭順與中國通者朝貢貿易
盡阻絕之則是因噎而廢食也况市舶官吏公設
於廣東者反不如漳州私通之無禁則 國家成
憲果安在哉以臣籌度中國之利益鐵爲大有司
取辦乞乞終歲僅充常額一有水旱勸民納粟猶
懼不克舊規至廣番舶除貢物外抽解私貨俱存

則例足供 御用此其利之大者一也番貨抽分
解京之外悉充軍餉今兩廣用兵連年庫藏日耗
藉此足以克羨而備不虞此其利之大者二也廣
西一省全仰給於廣東今小有徵發即措辦不前
雖折俸椒木久已缺乏科擾於民計所不免查得
舊番舶通時公私饒給在庫番貨旬月可得銀兩
數萬此其爲利之大者三也貨物舊例有司擇其
良者如價給直其次資民買賣故小民持一錢之
貨即得握菽展轉貿易可以自肥廣東舊稱富庶

良以此耳此其爲利之大者四也助國給軍既有
有賴焉而在官在民又無不給是因民之所利而
利之者也非所謂開利孔而爲民罪梯也議者若
虞外夷闖境爲害則臣又思之暹羅真臘爪哇等
國皆洪武初入貢方物臣服至今淳泥諸國皆永
樂中來朝沒齒感德者而占城則成化間被篡繼
絕蒙恩者焉南方蠻夷大抵寬柔乃其常性百餘
年來未有敢爲盜寇者見今番舶之在漳閩亦未
聞其小有警動則是不敢肆侮爲害亦章章明美

况又阻忽通又足以得其歡心乎請勅廣東福建
海道憲臣及備倭都指揮於廣州洋澳要害諸處
及東莞縣南頭等地督率官軍嚴加巡察凡番舶
之來私自行商者盡皆逐去其有朝貢表文出於
祖訓會典所載衆國密調得真許往廣州洋澳駐歇
其

祖訓會典之所不載如佛郎機者即驅出境敢有抗
拒不服督發官軍擒捕而凡所謂喇哈番賊必誅
權要之私通與小民之誘子女下海者必重禁稍

有疎虞官軍必罪如此則不惟一方之利復興所謂王者無外之道亦在是庶我中國懷柔有方公私兩便矣奏下從其言於是番船復至廣州今市舶革去中官船至澳遣各府佐縣正之有廉幹者往抽分貨物提舉司官吏亦無所預然雖禁通佛即機往來其黨類更附諸番船雜至為交易首領人皆高鼻白皙廣人能辨識之遊魚洲快艇多掠小口往賣之所在惡少與市為駟僧者日繁有徒甚至官軍賈客亦與交通云

按象人而用孔子惡之况買人食之乎甚哉虎狼之不若也佛郎機所以不載於前世諸書者固因其荒僻而或畧亦疾其不仁而痛絕耳今附錄之凡以為後事之鑒也又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克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裕矣議者多謂廣東福建浙江海濱貢道之處皆建市舶提舉司廣東因佛郎機之擾於時番舶暫行禁止迨後林富請禁即復通而近

日召倭奴叛寇王直亦以互市要國家當事諸公或可或否迄無定議是不然廣東所至賈胡皆安南以下屬夷非侵犯中國者有利而無害故可受之與通互市浙江所至賈胡僅倭奴一種部落耳民之讐而國之賊有害無利者宜援祖訓爲例絕不與通以佛郎機之人待之足矣夫朝貢且不可許况可容其互市耶別聞前代波斯國賈胡能識寶氣史冊多載

本朝獨不見通貢豈其地并於他國以至絕滅無聞

耶不然何使跡之廖廖也 別誌載波斯人來
閩相古墓有寶氣乃謁墓鄰以錢數萬市之墓
鄰諱不與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
百年矣墓鄰始受錢波斯發墓見棺衾臙肉潰
盡惟心堅如石鋸開觀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
傍有一女靛妝凭欄凝睇蓋此女有愛山水僻
朝夕玩望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此固志一
動氣理或有之而波斯乃能識之於采形之前
此類甚多畧舉以見

雲南百夷 附

雲南百夷乃徼外荒僻之部落也初戰國時莊蹻
王滇池漢武帝開益州治滇池即今雲南諸郡地
諸葛亮定南中四郡亦在此然未嘗涉其境唐宋
爲蒙氏段氏所據至元始以雲南等路如內地設
官而其土酋所轄不可以漢法治則仍其俗羈縻
之近西南海上如麓川緬甸車里八百媳婦等地
其先土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故名統謂之百夷

本朝洪武十四年命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

平侯沐英率兵討雲南悉平分兵四出取諸蠻寨
未服者由是車里平緬等處相率降諸夷悉平遣
使勅勞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曰卿等提兵深入振
揚國威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河渡之北
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不戰
而服檄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欲勞以
罇酒遠不能及特以朕心勞之尚勗之哉於是百夷
皆請內附以次入貢因而受職今其地爲府者二
曰孟定曰孟良爲州者四曰鎮康曰灣甸曰大侯

曰威遠宣慰司六曰車里曰木邦曰孟養曰緬甸
曰八百大甸曰老撾宣撫司三曰南甸曰干崖曰
隴川舊為麓川平緬長官司二曰鈕兀曰芒市多有自古
不通中國者其內老撾最遠西北至布政司三十
八程凡諸聚落至布政司無里數但以程計而已
二十一年麓川復反舉衆號三十萬寇楚雄至
定遠勢甚張沐英自將精銳往討之旬餘抵賊營
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
象來戰誠一鼓敗之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

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下令曰破賊之術宜多置
火礮及神機箭銃分將士作三行象近則前行之
礮箭俱發象不退則第二行繼之第三行復繼之
使銃礮不絕象必驚走大軍乘之破賊必矣明日
賊悉驅百象來戰象背披甲負戰樓若欄楯然英
申令諸將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
必賞退而劬者全隊悉戮於是將士鼓勇而進陣
交前軍火箭銃砲連發星流雷擊山谷震動象皆
驚奔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殊死戰左師小却

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師遙見一人
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三軍大呼殺入不移時
斬首三萬餘級俘賊衆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黨
走死山谷中英奏捷還師所過城邑百姓爭持牛
酒迎勞之自是諸蠻懾服歲入貢已而賊部曲靖
普安孟定龍海曲麻馬乃等處夷酋數叛傅友德
率兵討定之脇從者悉諭歸業 二十八年越州
夷龍海子阿資據龍窩叛朝廷命諸將征之師無
功自後無敢議伐者西平侯沐春英之子襲鎮雲南請討

之民居處各分雖存關市之譏是其利也其或忿
爭不已天將昭臨福善禍淫遲速可待勅至爾其
審之思倫發聞詔恐懼俯伏謝罪願罷兵思聰古
訓二人畢事將還適其部屬刁幹孟叛思倫發二
人便宜諭以 朝廷威德叛者退思倫發欲倚二
人服其下強留之以象馬金寶爲饋二人爲書諭
却之曰中國不以象馬金玉爲寶所寶者忠臣烈
士強兵勇將與孝子順孫耳宜送使者還朝不復
侵擾鄰境則可明爾畏敬君上之心焉思倫發大

喜邀二人設餞爲樂率其部屬送出境二人還具
奏其事并獻其所著百夷傳傳中凡山川土俗人
物風氣悉備

上覽之大悅以其奉使稱職各賜襲衣 三十年刁
幹孟逐思倫發據其境思倫發奔至京師

上憫之命西平侯沐春左軍都督何福徐凱率雲南
四川諸衛軍往討之且諭思倫發曰爾遠離鄉土
經涉歲月不能無懷土之思強臣爲亂勢不自保
奔走至此欲謀還國非將勇兵強不可得也朕今

送爾至雲南與西平侯且駐怒江上先遣爾平日
心腹之人至國中諭爾還之意以觀國中之向背
立衛騰衝以觀其勢若威遠遠幹已附朝廷他郡
亦皆聽命則刁幹孟反逆之威日消腹心之臣效
順者多爾歸國之期可數日而待矣若輕易而進
吾恐刁幹孟之勢方盛國人腹心莫與爲敵則爾
之疆土終非爾有也既而遣思倫發還麓川勅諭
之曰古語有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
之謂民之父母蓋人心之所在即天理之所在善

治民者必求夫民情焉今爾思倫發長有平緬一方而與民心好惡不同故爲下人之所不容而歸於我朕思爾父祖世澤民故推之今一旦失民之心背國之俗棄墳墓離親戚而來久而不歸則境土非有矣然是非不可不明天討不可不正已遣將問罪刁幹孟故命爾還舊邦賜黃金百兩白金百五十兩鈔五百錠以遣之 又勅西平侯沐春曰思倫發窮而歸我當以兵送還其土若至雲南且令止怒江遣人往諭刁幹孟毋不臣必歸爾主

如其不從則聲其罪以討之是時刁幹孟既逐思倫發懼朝廷致討乃先遣人至西平侯沐春所入貢言先曾遣使進方物求受土官職事爲大甸刀的弄阻於途弗克上聞顧爲達奏春許之後思倫發入國刁幹孟同別爲土官以治 建文二年八

百媳婦國入貢老樞亦貢求樂初麓川緬甸忿爭

作亂雲南按察僉事周彥奇

名正吉水人初爲訓導

聞之匹

馬深入宣布國威皆悅首解去緬人遣使入貢

金幼孜緬人入貢應制詩曰聖主龍飛開泰運

殊方效貢慶昌辰九
天宮闕風雲會一統山河
雨露新重驛未誇來白雉在郊先喜集祥麟幸
逢四海為家日願祝皇圖億萬春

初其地止設五宣慰司

車里木邦孟養緬甸八百大甸

及孟定南

甸芒市三府後白樞家生夷酋備方物入貢置老
樞宣慰四司四年孟指生夷酋來附詔置孟良府
以為守乃遣中使楊瑄與雲南千戶孟景賢齎詔
往諭百夷諸生部落於是大古刺小古刺及其鄰
境諸番曰底馬撒曰茶山曰底板曰孟倫曰八蒙

搭等處皆遣人隨中使貢方物且言諸部落皆在
西南極邊自昔未通中國願內屬乞設官統理之

詔置宣慰司二長官司五遣官齎詔印勅符往賜

之

一統志會典俱不載蓋以其遠小之極不能復通貢

老樞軍民宣慰使

刁緣及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奏曰臣
天平前安南王恒之孫天明之子日燧弟也日燧
恭遇天朝率先歸順

太祖高皇帝封為安南王賜之章印在位二年而卒
其弟暉立亦止二年子晚繼之賊臣黎季犛當國

擅作威福晚稍欲抑損季犛弑之而立晚之子顓
國之大權盡出季犛與其子蒼左右前後皆其逆
黨顓惟拱手而已未幾復弑顓而立顓子炎蒙然
幼稚尚在櫬椁季犛父子乃大弑陳氏宗族并炎
弑之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奎爲大虞
皇帝臣以先被棄斥越在外方季犛父子志圖篡
奪臣幸以遠外見遺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爲
主以討賊復讐方議招軍而賊兵見迫倉皇出走
左右散亡逆黨窮追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採拾

自給饑餓困厄萬死一生久之度其勢且少息稍
稍間行艱難跋跣以達老櫬然時老櫬多事不暇
顧臣瞻望朝廷遠隔萬里無所控告屢欲自絕苟
且圖存延引歲月忽讀詔書知

皇上入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忻忭有所依歸又以
抱疾積久至於今年始獲躬覩天顏伏念先臣受
命

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職貢豈謂此賊造逆滔
天悖慢聖明蔑棄禮法累行弑逆遂成篡奪陳氏

宗屬橫被殲夷所存者惟臣而已臣與此賊不共
戴天伏望聖恩俯垂矜憫因叩頭流涕又言賊臣
黎季犛已老詭謀逆計多出黎蒼攻劫占城欲使
臣屬又侵掠思明府奪其土地寃其本心實欲抗
衡上國暴征橫斂酷法嚴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
臣之祖宗世尚寬厚今國人嗷嗷頗見思憶陛下
德配天地仁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吊
民興滅繼絕此遠夷之望臣之大願也

上憐而納之命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廩

詳具安南傳中其陳氏相

繼名次此與本傳所載稍異故錄以俟考 九年車里土官刁暹吞侵

威遠州地虜其知州以歸西平侯沐晟請發兵討

之晟英之次子春卒晟替襲

上以兵易動難安命遣人往諭刁暹答悔懼還所虜

知州及威遠州地入貢方物謝罪 十二年降南

甸府為州 宣德七年也兀生夷酋來附詔置鈕

兀長官司八百大甸土官刁之雅入貢方物訴波

勒蠻常以兵來殺人掠貨請發兵討之 廷議以

八百去雲南五千餘里波勒又未嘗歸化豈能勞

中國之人爲之遠役且夷性獷悍必兩有未善者
乃降勅諭令惇睦鄰好保境衛民 正統三年麓
川宣慰思任發作亂侵掠騰衝南甸等處 四年
朝廷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不從命黔國公沐晟
討之晟遣都督方政與其弟昂等以偏師先進自
繼其後政夜渡江襲賊營乘勝獨進遇伏與戰而
死晟旋師至楚雄瘴卒子斌襲封是時中官王振
方用事欲收朝權主議滅麓川兵部尚書王驥阿
其意請復征之 六年命定西伯蔣貴爲征夷將

軍總兵驥往督軍務以中官吉祥監其軍大發兵
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征之驥奏舉廷臣隨軍贊畫
太僕少卿李蕡郎中侯璉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
行陞辭賜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龍緋衣 侍
讀劉球上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
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
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
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
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滅之不爲

武釋之不爲怯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墩堡
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于
振不從貴等至雲南分兵三道徑抵上江一日檳
榔江賊砦所在也會大風驥命縱火焚其柵因督
衆力戰敗之驥麾兵深入破連環七砦於沙木籠
山又破象陣於馬鞍山陰賊死者十餘萬王驥班
師還京論功封蔣貴定西侯驥靖遠伯陞郎中侯
璉爲禮部右侍郎楊寧爲刑部右侍郎餘各陞賞
有差 時思任發奔緬甸未幾復出爲寇驥貴乃

再督師往雲南檄緬甸令縛送思任發緬人懷詐
慝思任發不遣廷議請益兵群臣皆不敢言侍講
劉球又上疏曰臣聞王者之師不逞忿於一快必
慮勝於萬全所以無敗事而有成功今者中外大
臣請益兵十二萬屯於雲南邊境俟思任發來降
乃罷否則進兵臣竊以爲是則徒欲逞忿而非萬
全之慮也向者大兵兩蹶寇境皆不得大逞而還
者蓋以其地僻遠阻山跨谷道塗險塞又有瘴毒
之患焉中土之士被甲持杖負糧荷芻越數千里

而至彼飲食不充勞困不堪水土不習疾病荐生
又驟與敵遇故未及交鋒而剛猛敢鬪之氣十已
消其七八兼將帥行師失律所以無功誠非兵少
所致也今雖益兵然欲分道以進則山廣而援不
接併力以攻則地隘而衆寡容皆兵法所忌者况
寇以逸待勞窺測我形勢得便則出抗官軍失利
則遁入谿谷豈不坐老我師哉若但宿兵境上以
待其降尤爲不可語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謂其
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必致水旱蟲蝗之災其

爲患也如此况可輕動以嘗之乎若暴露十二萬
之衆於萬里之外而冀小醜之降是輕動兵以嘗
寇也又兵法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是言糧餉不
可不預備也今致雲南之米於金齒每石須費數
石然猶民苦運輸軍多缺食若復益兵則運愈苦
而食愈缺安保士之無饑色耶臣謂徒欲逞忿而
非萬全之慮臣聞春秋之法不治夷狄三王之道
不困中國以事外夷故漢文棄尉佗寇邊之怨
先帝亦釋黎利叛逆之罪率用是道臣竊以爲麓川

本鳥言獸心之夷雖不來歸非國之耻何足與較
勝負哉置之度外不爲失也必欲懲之宜忍一決
之忿務圖萬全之策選用良將輔以能幹文吏舉
行趙充國屯田以降叛羌故事因雲南見在之衆
或益以附近兵萬餘分屯緣邊地厚其糧賞給以
農用之物務使兵民相安以耕以守仍通好於木
邦車里諸夷以爲外援俟寇出沒徐加剿攘倘其
服辜則以禮納或終不悛俟三二年後糧積有餘
士卒熟其嚮道別議大舉仍詔雲南郡縣及各土

官使明知

聖意欲暫悉兵休民將圖後効是雖不能速於成功
亦必不致敗事不從既而進兵攻緬甸破之思任
發復遁俘其妻子以還加驥貴歲祿各三百石

按劉球上言十事時錦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
也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球獨不
爲禮德清斲之乃激振曰劉球疏中總乾綱使
不下移暗指公也振大怒曰必殺之球又以災
異上疏中謂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

至是編脩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球
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并逮球下獄即令
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
攜一小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卧小校前持
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
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
動順舉足踢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梟以蒲
包埋衛後空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裙數日密歸
球家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裙爲襯歸塋小校

盧氏人與耿九疇爲鄉隣九疇素愛其年少俊
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來九疇視
其貌黃瘠不類惜之曰汝無有疾乎狀貌頓異
如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將舉事之日密語吾
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於勢
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天
事吾殆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
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死馬順子亦發狂疾代球
數順罪似爲球所憑云球二子長鈇次鈇皆好

學通春秋痛父死於非命皆杜門家居養母絕
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爲翰林學士
謚忠愍時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召二子慰
勉之曰先公忠議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
應舉鈺即舉是秋試第一尋與兄鈇先後登進
士鈇仕至叅政鈺選翰林庶吉士改御史陞浙
江提學副使雲南按察使嗣世子孫科第相仍
愚謂天報忠直固其胤嗣之多賢而原球之所
以取禍實由於止討任發之二疏也故詳錄之

如此

八年陞南甸州爲宣撫司

九年陞干崖長官司

爲宣慰司降芒施府爲芒市長官司

十三年思

任發子思機發思卜發據孟養山砦爲患

上復命王驥總兵都督官聚副總兵張凱田禮調土
漢夷兵十三萬往征之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
我師驥作浮橋渡兵破之賊斂衆據鬼哭山芒崖
山等砦皆攻拔之斬獲無算二孽竟失所在疑死
於亂兵大軍踰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孟養去麓

川千餘里諸酋皆震怖相謂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渡此真天威也

按清宛志載田禮字思敬田蒿人膺父欽保定中衛指揮僉事幼有大志既長以名節自期練達老成諳曉兵法同王驥討孟養生擒其子思機發則思機發又是被擒者此言死於亂兵何也

先是候璉以征思任發功陞兵部侍郎鎮守雲南時貴州饑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通城

中食且盡命璉督諸軍往征之璉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趨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雍城羊腸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

上嘉其功遂遷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璉得疾舁歸晉定卒時麓川之役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逋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王驥與宮聚張軌等還自麓川即命征苗

聚軌皆失利惟驥擒其首兇富檻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又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驥與軌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陳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軌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

按自王振盜權逞忿王驥阿意興師三窮賊巢殺無辜民數十萬於是苗獠乘虛倡於貴州張軌敗走而東路閉關矣鄧茂七起於福建葉宗

留起於處州陳韶敗死而東南騷動矣兵連禍結致有統幕師潰之變驥之罪大哉卒中劉球捨近圖遠之料此與唐天寶之盛用師南詔而忽范陽何以異乎識者謂此舉乃世代盛衰之一機詎不信夫

先是麓川破革宣慰司以其地散屬隣部十一年詔建隴川宣撫司於隴把 成化初

上遣霑益州知州桂經往八百媳婦國市阿魏

按桂經池州人自少以忠孝自負由應例授瀆

闕都事奉命疆理邊徼盡復侵地功陞霑益州
知州充正使如八百媳婦國已而經以誣革職
奏辨準知州致仕後值土舍安賊反所司擇經
往諭招撫經哨牧羊營賊兵突至死之當道覓
尸資送還鄉賊平上功命錄其子未果應

雲南思疊土酋糾百夷梗化守臣上議請討倪岳
疏謂今中外民疲財盡災異屢見何以用兵廷議
又欲遣京朝官往諭岳曰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
餘今得無示弱於天下乎使思疊聞之必輕中國

且京朝官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若姑遣藩臣有
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則再議用兵未晚
也於是從之思疊聽命 十三年雲南鎮守太監
遣人往百夷求得黃鸚鵡邀巡撫雲南都御史王
恕進獻恕疏曰太監錢能令指揮熊誌將黃袱苦
蓋黃鸚歌一隻送臣進貢臣因思去年大學士商
輅奏蒙准却貢獻今却令臣進貢前禽誠恐近日
別有勅旨轉行能查理能輒稱不容鎮守行文都
布按三司將爲中臣之地雖朝廷明見萬里必不

爲其所惑臣不得明言之能在雲南近年差官
盧安等前去外夷孟密等處求索金寶禽鳥等物
擾害夷人致指揮郭景授并身死臣聞漢時鼠巢
於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爲不祥鸚歌本綠羽而今
黃豈非變色類耶能何取於此故違詔旨遠取徼
外而必欲進乎雲南近來貢獻少息人心稍安若
容進此物弊端復開伏乞痛却錢能此貢仍通行
各處玩好物件一切禁止天下幸甚

上嘉納之王恕又疏奏近該臣等題爲外夷脫回中
一華軍丁蒙差刑部郎中鍾蕃錦衣百戶宋鑑前來
行勘提取盧安等到官鞫問間忽百戶汪清齋捧
駕帖與鍾蕃等臣切疑之臣聞駕帖下各衙門則
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
防皆所以禁詐僞也今齋來駕帖既無該監印信
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况錢能等交通外國攪
擾夷方之事兵部奏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而
木邦等處節有緬書告訴臣不得不從實上聞其
罪彼與否朝廷自有祖宗法度在臣豈敢有一毫

重輕於其間哉

上下所司究之

金文靖公黃鸚鵡賦曰繁羽毛之爲類紛總總
其莫量何鸚鵡之獨異稟姿態之非常既弗白
以弗綠亦匪玄而匪蒼乘純黃之正色乃毓德
於中英戊巳儲精神坤元孕泝肌一色以裁柘體
渾全而染菊邇其身遊南詔迹遠隴西映日光
絢含風翅低鄙昂藏之文鵠陋覲皖之黃鸝誓
未托於遐壤甘獨處而弗移何遽聞於守將遂

遠辭於山靈馳萬里以遠涉瞻九重而獨登按
此則求樂中曾有是禽之貢豈百夷土產常有
不爲難得耶

嘉靖初芒部弗靖百夷亦蠢動貴州巡撫楊一漢
疏曰照得土官衙門俱世受國恩承襲官爵各隨
土俗結爲婚姻故有貴州土官而結親雲南者亦
有廣西土官而結親貴州者但其間輒因親戚遂
成黨比各借兵讐殺以爲當然如芒部爭官則借
兵於烏撒凱里相戰則借兵於水西蒙政殺子則

借兵於南丹今會同巡按貴州御史劉廷篔議得
朝廷之法不可不嚴不嚴則人無所懲上官善惡
不可以不知不知則人無所畏今上官恩襲既皆
出於朝廷而在官善惡又得考於撫按借兵之初
不能防其微而讐殺之後可得以紀其罪乞勅通
行天下上官衙門各宜遵守法度再不得借兵讐
殺議行之後有再犯者許令撫按衙門紀過在官
以註其罪若頭自寨長營長私借兵與人者問擬
死罪上官問擬鈐束不嚴各撫按衙門仍造冊送

部以備查考凡上官終身之日子孫告替赴部者
若查冊內有借讐殺者即行停襲以爲衆戒若因
借兵讐殺致成大患者撫按官臨時議奏另行如
此庶王法得行上官知畏而邊患或息矣

上從之初雲南永昌軍民府知府嚴時泰奏稱騰衝
地方上官不職甚爲民患要將騰衝司仍舊開立
州治及要將知州州判吏目等官銓選鄰邦可用
之人或推陞本省見任之職

上從其言以騰衝司立爲騰越州屬永昌軍民府管

轄至是騰衝軍民指揮使司委官千戶曹輔資捧

紅牌底簿勘合前往付緬甸宣慰司被迤西即孟

也慰司又反賊種思凱攻殺緬甸奪去曼賽等二十

四處地方又與木邦宣慰司糾合將隴川衙門殺

搶一空木邦宣慰木邦又統兵前往孟理長官讐

殺孟理長官司土緬甸乃差通事蔣鵬往隨曹輔

至雲南迤緬書於黔國公處告稱正統年間麓川

反賊思任發殺搶騰衝金齒地方我祖公那雅補

邱及子孟密安撫司祖公思歪法同王尚書領兵趕

過迤西金沙江去將思任發殺取首級思機發解

京處死今被賊種思凱挾恨前讐調領夷兵象馬

渡金沙江攻殺緬甸我宣慰父子奔往孟密安撫

司地方有安撫思真領衆頭目護送回還又被迤

西反賊糾同木邦將我宣慰正身殺死虜其子去

為奴邱信勅書紅牌金字勘合底簿殺搶一空等

情又孟密安撫司安撫名亦迤緬書告稱我係是

有功思歪法孫今被木邦宣慰罕烈及迤西反賊

讐害緬甸要壞我宣撫司地方迤西直下麓川原

祖下營處坐等情又木邦宣慰罕列差陶猛陶猛如中

國巡檢賚文解送差發銀四百五十兩進貢牙象

二隻象牙八根土綿孔雀尾三扛并送緬書內稱

我祖罕落法襲做宣慰司官有孟密思真不時調

軍殺害將孟乃等二十七處并隴干十三處地方

占食不肯遵諭吐出等情又隴川宣撫司奏稱土

舍多鯨謀奪伊兄官職招致木邦罕烈贊成邪謀

擅行攻伐將土舍多鯨隴川人民殺虜并將衙門

印信勅書燬奪官倉米谷爲其盜掠殆盡應襲舊

罕遭其猛滅無辜等情黔公國沐紹勛見各夷互

仇上疏曰查得弘治十二年孟養思六侵奪蠻莫

等處占據不退乃備象馬方物進貢兵部議照孟

養思六奪占孟密地方不聽撫退却備方物進貢

宜乎因此阻留責令退地等因題准阻阻外今孟

養與木邦交通殺害緬甸故孟密來告今木邦罕

烈又告被孟密殺奪尚無休息若非撫勘終涉不

明照得孟養緬甸木邦孟密之地係爲極邊瘴毒

之鄉一或交兵必至屢年之久今緬甸孟密互相

侵奪諸司會議必於撫勘明白然後施行一面宣
布朝廷恩威殺伐利害會給大字榜文撫諭孟養
等夷酋宜速改過自新將殺虜諸夷之人財占奪
諸夷之地方照數逐一吐退賠償一面行仰雲南
都布按三司掌印并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將木邦
進貢暫且阻留以聽撫處嚴行各夷附近大小土
官衙門整束兵糧各守緊關隘口預爲堤備仍嚴
督委官知府嚴時泰等從長撫勘查處明白另行
奏請定奪

乃賜勅沐紹勛曰該部議稱孟養緬甸木邦孟密
之地最爲極邊爭忿讐殺變詐無常且孟養遠交
木邦緬甸依庇孟密事必有由詭亦難測今緬甸
既告被孟養之殺害而木邦又告被孟密之侵奪
必須從長議處等因勅至爾等須公同計議選委
都布按三司廉能都指揮守巡兵備等官督原委
人員親詣適中地方撫拘孟養罕烈等官并通事
頭目人役諭以朝廷恩威殺伐利害務在多方開
悟令其改過自新果有奪占地土虜掠人財俱令

吐退賠償各歸其主撫諭之後各保疆土毋相侵
犯果能去逆效順方許進貢如或執迷生拗不聽
撫處嚴行附近大小土官衙門整擗兵糧固守隘
口聽調征剿仍公同議處停當星馳奏來定奪不
許縱恣長姦釀成邊患亦不許邀功生事妄啓兵
端爾其欽承之故勅沐紹勛乃集鎮守太監杜唐
前巡撫沈教議定行委永昌知府嚴時泰雲南後
衛指揮馮鳴鳳干崖宣撫刁怕落等往孟養大理
通判周浩楚雄衛指揮張淮往木邦及隴川永昌

通判殷相永昌衛指揮樊泰等往孟密各撫拘土
官等并通事頭目人役到官勘處 初孟養思倫
與木邦罕烈結親相倚思倫以思真先年掘空木
邦祖宗坟墓欲與報讐乃令陶猛怕歡攻殺思真
又糾木邦攻殺緬甸緬甸應襲土舍奔啓歲幼弱
思倫乃搶奪印信金牌與猛別寨名土舍奔卜信管
理占奪阿瓦等處地方至是嚴時泰等至孟養勘
撫思倫自願忠順朝廷備納贖罪土銀一千兩牙
象二隻大小象牙二十根時泰納之思倫令奔卜

信將印信并景泰弘治元年金牌信符交出驗收
時泰追要各年金牌底簿勘合回稱混失燒毀無
存思倫又將莽啓歲送出聽候安插莽啓歲仍要
爭管印信地方時泰亦審得莽啓歲應襲緬甸官
職但本舍年幼孱弱無以自立若將本司印信與
伊掌管恐遭謀害以此有碍安插 初孟定土知
府刁門幹以有從征麓川之功償與孟定府地管
食傳至其孫土舍罕忽被罕烈攻奪去投孟密思
真罕忽之子思真益強將木邦蠻莫十二處地方占

奪至是殷相等至孟密勸撫思真將孟定投住罕
忽發出聽候安插願退蠻莫十二處地順從開設
衙門又有猛乃等處地原係罕烈所管後因罕烈
調各陶猛不從欲謀殺害陶猛別闍等亦將地投
住孟密今思真亦願退還罕烈相等議照蠻莫十
三處地方係各夷酋歷年讐殺爭競之地蠻莫地
方亦寬係通迤西孟養之襟喉其夷民棲住各約
五六千家者有之或三四千家者有之欲議今孟
密原管前地每歲加徵差發銀一千兩則孟養木

邦亦願輸納彼此不忿欲照弘治十五年事例令
騰衝司選撥官軍戍守三年一換彼時軍士患瘴
亦似不便後奉勘合將蠻莫議還木邦官軍掣回
仍被孟密侵占迄今三十餘年爭奪不已亦未盡
善合無出榜省諭金齒騰衝等處流寓漢民招募
五百者授以試百夫長一千名者授以實授百夫
長二千名授以副千夫長三千名授以正千夫長
就於蠻莫猛母二處設立一衙門請名鑄印就令
正千夫長掌管若係孟養木邦孟密三處夷人省

令各回本土 初隴川宣撫妻姜氏妾劉氏姜氏
生多鯉應襲又生女嫁木邦罕烈為妻劉氏生多
鯨鯨謀奪鯉職令劉氏將印信先匿多鯨向劉氏
逼取印信不與殺之木邦罕烈為妻母與鯨報讐
攻殺多鯉及伊母姜氏燒毀倉糧一萬九千石又
搶去勅書金牌付多鯨管理其下通把人等不服
赴撫按告保多鯉之子多舊罕為主并推祖母放
氏協管地方罕烈忿恨領兵又將多舊罕放氏等
殺害有巡檢姜誠姜氏之兄也具奏命官撫理追取印

信多鯨不從又將姜誠殺死奪其原管地方與多鯨占住罕烈又往殺奪孟璉才派蘭地撫按追將緬甸印信行委金齒司千戶潘昂騰衝司指揮劉嵩接管至是周昆等并行勘撫罕烈乃將象二隻牙六根牛六十隻金銀壺臺盃各一副贖殺隴川之罪倉糧着多鯨賠償又將象二隻金銀壺臺盃各一副贖殺孟璉之罪昆等又責令多鯨將所占姜誠原地退還誠子姜華管食又多鯨有弟名多鯨有子多叅昆等又令多鯨將占食多叅原管地

方退還多叅及查多叅果否多鯨親子可立爲後多叅乃聽多鯨之謀避居痛定地方不肯出見而罷昆等乃議稱隴川宣撫司衙門新設在地名戛隴土城其舊基尚存平川甚是廣闊西南相接孟密東南相接木邦東相接芒市西北相接南甸實爲緊關要地因被木邦殘破止存空城相應建設一守禦千戶所控制多鯨罕烈捍衛多鯨多叅但本地方煙瘴甚大春冬軍民稍可存住夏秋酷熱難以棲止查得指揮劉嵩在彼署印年久合無就

令本官不避煙瘴督率原撥防守旗軍七十四名
餘丁二十六名共一百名移入戛隴舊城住劄各
軍應該月糧口糧照舊闕支空閑田地自行種食
一面省令多鯁多叅等先差手下陶猛前來招集
夷民以夷治夷庶可安妥

按孟養諸事情皆據勘官至彼土酋自陳其讐
爭之由及輸服之態如此其間各執一說多係
飾罪之辭未必盡爲得實也

既而嚴時泰周昆殷相等將勘過事情還省回報
於是分守叅政王汝舟分巡副使唐胃兵備僉事
郭欽都指揮胡章等會議得各酋讐殺等情委官
勘報俱各詳悉雖非兩造具備之聽亦非一己臆
度之言中間事出真實者皆有因由詞不輸服者
俱難窮究况頑夷同於禽獸吞噬不足深責惟多
鯨弒毋殺兄情惡顯著乞行議處多叅避居痛定
勢難安插合候再圖罕烈思倫知罪納贖似應曲
宥用慰夷心及議得蠻莫十三處地方內蠻莫猛
毋水路通會地土寬廣乃諸夷必爭之地原隸木

邦管轄後孟密占據曾撫令退出差委百戶丘成
等督軍戍守甫及二年續奉勅令仍歸木邦罕烈
力不能守借助迤西因起孟密之爭遂延數年之
禍今既退還官相應從宜計處添撥官軍防守既
該委官殷相回稱不便惟有招軍一事殷相等報
稱可行合無於蠻莫猛毋二處各設一衙門請名
鑄印分管附近猛外猛掌等寨俱隸騰越州統束
及如本官所據招軍名數許為轉奏授以官職出
給告示張掛曉諭上住流住本省外省漢人除木

邦孟密孟養夷民外其餘不拘夷漢俱聽招募待
應募有人冊報至日再加詳議然後施行再議得
隴川曼隴地方雖據委官周昆等勘稱實為緊關
要地相應建設一衛以控制多鯨罕烈捍衛多鯨
多參文稱本地瘴煙甚大苦熱難居欲令指揮劉
嵩率領防守竊恐防守日久姦生事寢不無又貽
邊方之患近據騰衝所千百戶鎮撫孟鎮張淮等
呈稱各職父祖征調功陞相繼襲任今隴川地方
欲設守禦千戶所各官有願改調者各願樂從去

彼操守然隴川設衛雖有千百戶孟鎮等願去操守尚缺旗軍充實行伍合無亦照通判殷相所議招軍授職添設千百夫長列衛百戶之下協同守禦又訪得南牙關坐落南牙山頂東通隴川西通孟養南通孟密北通干崖東南通木邦係緊關隘口山勢高峻天氣寒冷瘴癘頗少人可久居見有南甸夷人守把據致仕序班管銓稟請開設衛所用杜遠夷交通情弊通判殷相亦稱相應建設巡檢司况衛門設在夷方則漢人不宜選用合無於

騰衝所土官百戶內銓選一員掌管司事就将本山附近寨分土民選僉二百名充爲弓兵常川巡守遇有夷情星飛具報又照孟乃七處地方通判殷相等勘稱原係木邦故壤彼處陶猛別閩等因罕烈欲報不聽調遣之忿叛歸思真以致節年讐害不已今既退出應給本主但前項地方接連孟密相距木邦駕遠而七處陶猛結姻思真素與罕烈睽離先曾撫順尋復叛去合無駕牌省諭木邦罕烈地土歸伊之後畧其舊怨勿再欺凌致又攜

二果肯依聽方可給還儻若本酋自知已力管顧
不周願退屬官再行別議仍省諭孟密思真毋致
設謀誘引附已不許容留在彼占住及省諭孟乃
陶猛別閣等聽受木邦約束照舊幫當差發毋懷
反側自惹諸夷取具罕烈思真別閣等重甘結狀
回報然後將地挈還罕烈庶乎可保無虞又照緬
甸印信已該宣撫刁怕落追出還官金牌止得景
泰元年二面其餘年分并勘合底簿俱稱燒失無
處挨尋况遭兵火之餘恐無俱存之理但退出印

牌應合給管奔上信近始知名真偽莫辯莽啓歲
性稟庸懦策勵莫前合無暫將牌印勅書俱收永
昌府庫姑待詢訪緬甸二孽孰係的派應襲宣慰
官職取具管下目把人等不扶結狀及孟密孟養
不致殺害甘結至日然後畀之似爲穩當又據木
邦罕烈呈遞緬書稟稱孟定原不做府賞與伊祖
罕蓋管食郎其久隸木邦之跡足爲給賞罕蓋之
徵地上既已錫人府名亦應裁革今罕烈見得本
道信牌寫有府字慮恐別設衙門雖諭以不設衙

門之意恐仍執迷弗肯聽信合無備查會議府字
應否革去及委官伴送罕忽歸還孟定管食地方
取具各夷漢緬文書結狀呈繳沐紹勛紹勛乃會
同杜唐沈教及巡撫歐陽重以夷情重務仍行三
司會議於是布政使呂經按察使徐瓚都指揮方
仲議曰臣等會勘得雲南邊徼西至金沙江而極
木邦緬甸皆爲宣慰司隴川爲宣撫司孟密爲安
撫司孟連爲長官司孟定爲府此我

祖宗列聖先後所設土官衙門以爲雲南藩衛各置
其長以食其土連亘不知幾千餘里列於金沙江
之迤東麓川初設本爲宣慰司其地亦在江東正
統年間酋長思任發思機發叛逆靖遠伯王驥征
之逃死過江據險孟養府緬甸宣慰先取思任發
之首獻捷於軍後又執思機發械送京師遂革麓
川宣慰司改設前隴川宣撫司衙門餘孽遂居孟
養自食其土是爲金沙江之迤西時則不使復還
誓以江乾石爛方許過江後因孟密佔管木邦蠻
莫等處地方叅將盧和牌取孟養思六調兵過江

而東挾撫孟密思六遂假進貢求食此土勘有前愆仍令掣兵渡江西還伏蒙朝廷降勅嘉其納貢賞其退地然自是過江以來與木邦連和聲勢相倚黨惡肆暴兩無所忌正德五年木邦罕烈屠隴川宣撫司城而土舍多鯉子母祖母母舅夷民皆罹其害官糧盡被費耗衙門鞫爲荒野宣撫印信金牌勘合皆入其手雖稱罕烈助妻弟多鯨之謀奪官職而孟養賊孽思凱難保其不謀復於故地一嘉靖四年思凱已故木邦罕烈寫書孟養思倫

說伊有上司殺牌一道起兵相伴去取地方思倫遂令怕歡起夷兵象馬過江將緬甸宣慰殺死妻子虜掠燒燬衙門奪去宣慰司印信進攻孟密持以歲月雖稱緬甸族屬猛別莽卜信助兵接渡而賊孽思倫於其祖之讐蓋嘗陰圖於報復一及罕烈將孟定府攻殺土舍罕忽逐居孟密而且明言於官欲革其府名又將孟璉長官司攻殺土舍刀派蘭避其害而遂占奪其土地一是木邦罕烈爲罪之首孟養思凱思倫爲罪之從隴川多鯨罪

不容誅仰惟宸謨廟筭明見萬里臣等欽遵嚴行
附近大小土官衙門整束兵糧固守隘口聽調征
剿兵法先聲自足奪人由是兩雄喪魄各還本土
而後委官往撫俛首聽從木邦罕烈則自伏殺隴
川殺孟璉之罪而以金銀器皿牙象獻作贖刑其
於殺害緬甸則推之孟養所奪隴川宣撫司印信
則先經委官取出行委指揮署掌所取孟密蠻莫
等處地方則云今係思真管食我先已有退狀所
占孟定府地方則吐退以還罕忽所占孟璉長官

司地方則吐退以還刁派蘭若知己之有罪而求
以免其罪者節一孟養思倫則自認過江與孟密思
真讐殺之情而以土銀牙象納作贖罪其於殺害
緬甸則推之猛別奔卜信原奪緬甸宣慰司印信
金牌等項則云差人與奔卜信取出原占緬甸阿
瓦補幹等處地方則退兵棄去見係緬甸陶猛住
守詰以殺死罕忽父罕柯則云係思真妄捏責以
盟誓不致過江則云思真不來侵我我亦遵守不
過江若畏已之有罪而圖以掩其罪者節一隴川逆

舍多鯨則納銀二千兩以償原燒倉糧及將原占
多鯨之子多叅并多鯨姜誠等岡寨田地俱各退
還但其殺兄殺祖母嫡母雖助害出於木邦罕烈
而罪坐所由終無以自贖者一孟密土舍思真則
以原館木邦蠻莫等處地方退出還官及將投住
避害孟定土舍罕忽隴川土舍多叅多鯨緬甸土
舍奔啓歲俱送出官安插雖稱占怙蠻莫等處然
以木邦遠不能管思真父子相仍管之罪若差薄
而不必深責之者一臣等復惟古之王者不治夷

狄叛則示之以威來則懷之以恩我國家設列土
官以夷治夷逆則動兵勦之順則從宜撫之其揆
一也叅照孟養賊孽思倫木邦宣慰司罕烈隴川
逆舍多鯨論罪固當就戮治夷則難盡法况思倫
畏威効順似宜准贖罕烈服罪貢物似應容納多鯨禽
獸奚擇似不足責合無恩施贖蕩咸與宥免木邦
所備方物許其赴京進貢仍照先年事例降勅二
道一道戒飭孟養思倫念乃祖思六納貢退地姑
免其罪令其遵守盟誓管食迤西禁止怕歡今後

不許交結木邦指稱孟別擅自過江與緬甸孟密
讐殺自取誅剿一道戒諭木邦罕烈念乃祖父世
守邊方姑免其罪令其謹守疆界保守官職今後
不許交通孟養爭奪孟密緬甸地方亦不許黨助
多鯨爭奪隴川官職及殺害孟璉孟定越境生事
自取滅亡如此則天威咫尺尤愈於鉄鉞之誅國
法嚴明足示乎專殺之罪恩威兼濟夷酋強暴者
知所懲創矣再照孟密安撫司土舍思真以一勅
敵禦二兇強保全邊境有功甚大相應賞勵緬甸

宣慰司土舍莽啓歲以祖効忠結仇孟養殺虜始
盡得禍極慘相應扶植隴川宣慰司土舍多叅被
強爭官舉家受害衙門久廢應與復管孟定府土
舍罕忽被逐已久先世有功署守此府應與復舊
但委官各稱莽啓歲孱弱欲將緬甸宣慰司印信
勅書金牌等項送永昌府收候及稱多叅避居痛
定仍將隴川宣撫司印信行委指揮署掌又據罕
烈邪謀妄稱孟定原不係府欲要革去府名合無
恩施寡弱俱加振拔比照近奉恩例思真莽啓歲

准其襲職多叅罕忽授以冠帶布政司備去劄付
四道一道行令思真固守邊疆賊至則敵賊去則
止不許恃強啓釁緬甸孤立照舊互相保管不許
因而侵占一道行令莽啓歲回還緬甸一道行令
多叅回還隴川各要招復夷民陶猛百姓協力保
管地方如果力能管理地方寧靖請即申報差官
賚送勅印等項交付掌管一道行令罕忽回還孟
定府將原管地方百姓照舊管理先年以麓川之
亂雖失府印今宜守編戶之制仍存府名如此則

土舍家恩而部屬之夷民知所歸附寡弱得助而
觀望之兇強亦自消沮勸懲兩得夷酋効順者知
所激勵矣及照蠻莫孟毋十三處地方先年兵部
會官議奏以爲撥軍輪守非惟煙瘴不勝亦於國
體有碍責令木邦撥人住守然以地里相去甚遠
撥人住守則人又重遷而其本處土人生長子孫
近隸孟密相屬管食故木邦每動干戈以此爲辭
今三司官初議欲就於孟密管理加徵差發銀一
千兩而委官議處又恐木邦不忿欲將孟密木邦

孟養三處夷人省令各回本土榜諭騰衝流寓漢
民有能召募千名者授以百夫長三千名者授以
千夫長設立衙門請名鑄印而議者或謂試可乃
行或謂可立衙門則前人當先爲之欲令騰衝指
揮使司帶管前項地方徵納差發銀兩臣竊謂流
寓漢民是亦往來煙瘴偵販之徒豈足爲千百夫
長以制土夷而況土著皆爲孟密夷人就使不敢
生變卽省令得去果誰與應募以足千百之數騰
衝司去蠻莫等處尚隔千崖宣撫司衙門數百餘

里若使名雖帶管騰衝實則仍屬孟密又豈不反
起木邦之爭夫以尺地莫非王土分屬出自朝廷
若謂此地去木邦相遠豈若就近以屬孟密名正
言順罕烈亦何敢言也况不屬木邦蓋已有年今
罕烈亦云見係思直管食我先已有退狀則自知
已之不能管而無容心於爭矣委官又云見係思
直勇思文陶猛思撒等住守則亦知衙門之不能
設而徒爲是虛言矣合無仍依三司官初議就與
孟密管理加徵差發此其說似可行之久遠而足

以息爭也但據木邦原管孟乃等七處陶猛別閣
等先年不聽罕烈調遣曾經撫順尋復叛去思真
固無爭占情由然與住近結親合無行令思真省
諭別閣等仍歸罕烈毋致誘引附已雖雲我則讐
夷民難強而於其赴愬處之當如是也至如隴川
戛隴宜復宣撫司治而委官議處亦欲招軍設禦
及據騰衝司千百戶孟鎮等願調彼處操守又稱
煙瘴甚大春夏秋三時難以棲止則非徒無益而
有害所議設禦招軍亦不可行也以至南牙山關

既有南甸宣撫司夷人把守而委官又據致仕序
班管銓之言欲設巡檢司於騰衝百戶內銓選巡
檢於土民內選充弓兵則徒爲多事而無益所議
巡檢司亦不必設也臣等再惟欲安中國必先治
外夷若作家室必先勤垣墉垣墉惧其壞也必塗
茨而後固外夷惧其亂也必處置而後安故以諸
夷相殺似爲中國之利然又惧其浸強適爲中國
之害將欲防微而杜漸故茲假法以示恩所據原
差賚文千戶周憲曹輔別無扶同誤事情弊應免

追究外委官知府嚴時泰通判殷相周昆指揮馮
鳴鳳王訓張淮樊泰不避艱險而深入瘴鄉宣布
恩威而不辱綸命用諧大羊之性可方汗馬之勞
干崖宣撫司刁怕落因委用以自奮知感激以効
忠撫退夷兵解息邊患守巡王汝舟僉事王叙唐
胄都指揮胡章親詣夷方圖惟邊務集兵糧以振
先聲督撫處而收後効三司掌印官呂經陶照徐
璘李潤方仲用集衆思共成王事解諸夷之結禍
了積案之連辭豈徒議論均著勤勞臣等恭承明

詔莫敢或違撫處亂夷幸茲復靖蓋其類凡有八
種其情非止一端譯彼侏僂愈見語長而意晦明
乃順逆敢云慮遠而說詳爰協同謀上塵天聽如
蒙軫念外夷以安中國乞勅兵部再加從長議處
期在經久可行鑒麓川之不遠置邊徼於無慮地
方軍民不勝幸甚奏上兵部尚書王時中請俯從
其議及照杜唐沐紹勛歐陽重用協群謀督委官
而親抵夷方撫處周詳格諸酋而咸歸王化上紓
皇上南顧之憂下除邊方久積之禍伏望降勅獎勵

以彰其忠

上乃詔雲南地方緬甸木邦隴川孟密孟連孟定等處土夷節因忿爭讐殺土民受害致勞官司撫處征調數十餘年不得寧帖既該鎮守總兵巡撫官督委司府衛所等官撫處停當恩威兼盡你部裏又叅詳明白思倫罕烈既能畏威效順俱准贖罪多鯨罪逆尤重但遠夷不足深較今既悔悟自新也都免究罕烈原備方物許令進貢孟養被獲陶猛准令量照土俗發落仍寫勅二道戒飭思倫罕

烈令其謹守疆界以圖保全不許越境生事自取誅滅思真敵禦兇強保全境土鎮巡官支給官錢買辦花紅綵幣優加賞勵緬甸土舍莽啓歲既遭慘禍着厚加存恤扶植俾不失宗祀仍照近例并思真俱准襲職隴川孟定土舍多參罕忽各授以冠帶布政司仍各給劄付行令固守封疆各歸本土招復夷民保管地方其餘議處事宜并蠻莫孟乃等處夷情都依擬處置曹輔等既審無別情免究嚴時泰吏部擢用通判指揮等官鎮巡官酌量

勤勞多寡各加獎勸有奇功的指實另行具奏三
司官員王汝舟等該部記着應擢用的遇缺舉用
鎮守巡撫官先因地方賊情已各有陞賞了自是
大慶之後各夷威畏保守境土朝貢如常四十年
來雖間有讐殺亦無如前劇甚者迄今填南邊鄙
少息云其俗瀕江爲竹樓以居一日數浴養性頗
淳額止刺一旗爲號作樂以手拍羊皮鼓而間以
銅鏡銅鼓拍板其鄉村飲宴則擊大鼓吹蘆笙舞
爲樂踴男子則文身髡髮摘髻鬚修眉睫婦人

則上衣白衣下圍桶裙耳帶大金圈手貫象牙鐲

男貴女賤雖小民視其妻如奴僕耕織貿易差徭

之類皆係之

木邦

其酋長有三等大曰招木弄即爲

宣慰者次曰招木牛又次曰招化居高樓部屬見

之地有等限使客亦然設通事引之以至其地不

差尺寸

老

酋長出入乘平輜或騎象富人和白檀

麝香當歸姜黃末塗於身面以爲奇事佛教僧有

大事則抱佛說誓質決於僧

緬甸

見客把手爲禮

八

境內甚熱四時皆熱染五色絲織土錦充貢

干崖

結親用穀茶二長筒雞卵五七籠為聘禮甸卜以

雞骨病不服藥務祭鬼剝木為棺植一樹識墳鎮

交易用金銀或五日十日一集旦婦集日中男集

更代為市者樂亦有跣足衣皮者芒刀耕火種者

騰其餘大畧相似山川曰鬼窟孟養境極險隘曰蒙樂者

甸有毒泉人曰金沙江甸編其產琥珀諭石金響錫

銅犀象碧填馬矮小豪猪竹鼯大如兔嘍巨蟒有

可解諸毒鱗膽亦可木香沉香乳香西木香白檀香安

息香香椽香橙橄欖芋蔗藤羊桃味酸藤果狀如

味其節甚長濮竹枝葉軟垂絲竹莠下垂芭蕉開花結實大藥

有大如斗者味極甘美鮮子如棗紫膠白蓮花椰子胡椒樹

頭酒樹類椶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掌土人以罐懸

置實下割實汁流於罐以為酒汁亦可熬白糖石

油石縫流出臭惡白氎布兜羅綿塩孔雀叫雞夜

依時而鳴

按夷人土官川貴陝廣各處有之俱不見載而

獨具百夷者蓋省地土官與中國錯居而此則

在邊徼自為一天者况是錄本為皇華輶跡之

考而百夷乃

詔使常蒞其域者故附著焉要之雲南昔皆婁麗異境故不沾文教而百夷又在省外則其狙獍之性險僻之習要非可以尋常戎狄視也至於我朝經畧之後省內郡縣阜厚殷富盡為樂土且文物炳蔚與中州侔而外之百夷亦帖然聽命各守藩度此我

祖宗天威神畧丕誕無極而沐黔寧綏輯勞來恩威並施教化大行其功亦不可誣也自是子孫鎮

襲世守其職累德積威二百年來夷酋無敢顛越者信為南邦之喬木也若夫唐末藩鎮勢重不反亦當謹其漸云

按孟密安撫司即漢孟獲之地朝廷每歲取辦寶石於此其地夷俗鬼術甚駭有名地羊鬼者擅能以土木易人肢臟當其易時中術者不知也憑其術數幾時而發發則腹中痛矣痛至死而五臟盡乃知土木或惡人不深但易其一手一足其人遂為殘疾又有名撲死鬼者惟欲食

人屍骸人死親朋鑼鼓防之少或不嚴則鬼變
爲禽獸飛虫突入而食之矣皆不可以理喻者
嘗讀演義三國諸葛七擒孟獲蠻夷多有怪術
於今驗之果然今孟獲子孫尚繁

